

孔子的反动思想 必须彻底批判

批判孔子文集之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孔子的反动思想必须彻底批判
批判孔子文集之二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3年10月第1版 197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0册
统一书号3105·146 定价0.10元

目 录

- 孔子的反动思想必须彻底批判 洪广思 薛 仓 (1)
- 批判孔子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俞 形 (11)
- 势不两立的一场大论战
——先秦时代儒法两家斗争的阶级实质 潘 飞 (17)
- 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32)

孔子的反动思想必须彻底批判

洪广思 薛 仑

一

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家。他的复古思想以后又成为历来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两千多年来，尊孔和反孔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剥削阶级用尽了他们认为最尊敬的语言来美化孔子，把他宣扬为“大成至圣先师”，尊为“素王”和“万世师表”，甚至为他广建庙宇，“文庙”几乎遍及全国。在近代，孔子的思想更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推崇。袁世凯狂叫：“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人类”；蒋介石简直把孔子捧上了天，胡说什么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叛徒、特务、苏修豢养的走狗王明，也拜倒在孔子脚下，高呼“堂堂夫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都是孔子衣钵的继承者。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

在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的英雄以及一些主张变革现实的人，曾在不同程度上对孔子的反动思想进行过抨击。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给了封建阶级的旧

思想旧文化以沉重的打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领导下的文化新军，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孔子的反动思想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疯狂地宣扬孔子的反动思想，妄图乞助孔子的亡灵，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为什么孔子的思想会成为历来反动阶级的精神支柱？剖析孔子思想的反动实质，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

孔子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晚期。当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已经日趋瓦解；由于奴隶、平民不断起义和奴隶大量逃亡，整个奴隶制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新兴的地主阶级先后在各国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斗争。有的奴隶制国家灭亡了，有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臣弑君、子杀父的事变层出不穷，西周以来维护奴隶制秩序的典章制度——“礼”崩溃了，“天命”观动摇了。

孔子站在没落的奴隶主立场上，对这种社会变革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他的反动政治纲领，就是要维护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奴隶主统治制度。他说，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复兴一些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旧贵族奴隶主的统治，重新扶植起失去权势的贵族，希望整个社会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孔子以此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在奴隶制灭亡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时候，孔子

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妄图让历史开倒车的反动分子。

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是孔子反动政治纲领的思想基础。孔子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而他自己则是天生有德性的人（“天生德于予”），是文王、周公的当然继承者。孔子自己说，文王周公之道全集于他一身，任何事变危险对他都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这是“天意”。（“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据说，孔子之所以会降生人间，就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上天才让他宣扬复辟奴隶制度之“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还宣扬要敬畏“天命”，咒骂“小人”“不知天命”，其实质就是要人们以宗教徒对待神的虔诚态度，无条件地顺从奴隶制度。这样，他便把自己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事业，直接说成是“天命”了。

用“天命”或“上帝”的意旨来为剥削制度的存在进行辩护，是一切剥削阶级用以毒害人民的鸦片。孔子就是系统的“天命”观的鼓吹者。

孔子所提倡的“复礼”，是妄图实现他的反动政治纲领的主要手段。“礼”是什么？“礼”就是维护西周奴隶制秩序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孔子一生到处奔走，栖栖惶惶，周游列国，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孔子认为，“复礼”首先要“正名”。原来，由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当时有些事物虽然还保留了旧的名义，实际内容已经大大变化了。例

如，作为奴隶主贵族头子的国君的权威大大动摇了。孔子所说的“正名”，就是要用旧的“名”来“正”那变化了的“实”，也就是复古，倒退，用奴隶等级制的规范来约束、限制和打击新兴的封建势力。他所谓“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要有奴隶制的君的权威，臣只能按奴隶制规范对臣的要求办事。他妄图用恢复奴隶制的名分的办法，把已经变化了的阶级关系，拉回到周礼规定的轨道，以挽救奴隶制的灭亡。

孔子又用“周礼”作为反对一切革新措施的重要根据。他用周公定下的制度，坚决反对季氏在鲁国推行有利于新兴封建关系的田赋改革，又以周天子分封时所规定的贵贱等级制度来反对晋国的进步措施——“铸刑鼎”。特别是在维护奴隶主的绝对统治上，就是细微末节，他也要坚持到底。例如臣见君，按照“周礼”规定，要磕两次头，到了春秋末期，已取消了一次。但孔子却一定要坚持“周礼”，多磕一次头。因为他看来，少磕一次头就是削弱和动摇了“周礼”规定的奴隶制秩序，事关根本，所以他丝毫不肯让步。

孔子竭力维护“君权”，鼓吹“事君以忠”，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对人民实行专制独裁所需要的；而一切反动阶级又从孔子极端顽固的反动立场、保守和复旧的政治主张中，找到了他们反对革新、反对革命的“神圣”根据。

孔子所谓的“仁”是直接为他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仁”是孔子的政治思想，包括了以孝、悌为中心的奴隶主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其目的是在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奴隶主之间的宗族关系，反对“犯上作乱”。（“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在孔子看来，只要“天下归仁”，便是“天下有道”，奴隶制度也就可常保无虞了。

孔子对“仁”曾作过很多解释，比较著名的就是“爱人”。他说“仁者爱人”，孔子是爱一切人吗？根本没有那回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不可能有什么对一切人的爱。剥削阶级是决不会爱被剥削阶级的。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孔子，根本不把奴隶当作人。在《论语》中，孔子提到“人”有一百六十多次，提到“民”有四十多次，二者是有区别的。讲到奴隶一般用“民”，不用“人”。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奴隶只可役使，决不可让他们有知识，懂道理。只有“人”才是爱的对象，统治者对“民”即奴隶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

孔子不但不爱奴隶，也不爱其他劳动者。他称奴隶主阶级为“君子”，称奴隶和其他劳动者为“小人”。他骂小人只知道“利”，只知道勾结，只知道乞求别人，小人一穷便无所不为，等等。一部《论语》中咒骂小人的就有二十多处，反映了孔子对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当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生产知识时，他就破口大骂樊迟是“小人”。孔子极端轻视生产劳动，蔑视劳动人民，其奴隶主阶级的阶级偏见，是根深蒂固的。

孔子是不是爱所有的人？也不完全。他爱的只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孔子代行鲁国宰相时，上台七天就杀了代表新兴力量的少正卯；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陈成子杀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子虽已七十一岁，还特别沐浴去见鲁哀公，要鲁哀公去讨伐这个杀了齐简公的“乱臣贼子”；甚

至他的弟子冉求，因为帮助了新兴封建势力，他就骂冉求“背叛”，不配做他的学生，号召他的弟子都去围攻。孔子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了他所恨的是主张变革的进步力量，爱的是反动、保守、没落的奴隶主阶级。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只有克制那些不符合奴隶制规定的欲望和行动，使它合于“周礼”，才算达到了“仁”。孔子就是要代表封建势力的新兴力量，克制他们的“僭越”行为，并要求奴隶主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孔子所说的“克己”，决不是克制一般的“自私自利”，而是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的。

孔子这套反动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他宣扬“天命”观，就是要用天上的神权来为剥削阶级在世上的统治辩护，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他所说的“复礼”，就是要反对变革、反对革命、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奴隶制度应该永世长存。孔子用仁义道德来美化奴隶主阶级，以掩盖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镇压。这是彻头彻尾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切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为了巩固这种反动统治，他们必然要极力反对变革，力图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是不可违抗的天命，用各种华丽动听的言词欺骗群众。孔子的“天命”、“复礼”和“爱人”的思想正是在这几个根本问题上适应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列宁曾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孔子思想的作用，就是使刽子手穿上牧师的服装。正因为这样，后来

的剥削阶级，在他们尚未取得政权时，虽有时也能反对孔子，但是一等他们取得统治地位，便往往要抬出孔子来，作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工具。

三

孔子这具僵尸，已经埋葬了两千四百多年。他所维护的剥削制度，随着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也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孔子的反动思想体系，决不会随着剥削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被打倒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是几个回合就可以把它扫除干净的。因此，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旗帜，反复深入地清算孔子和尊孔思想，仍然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场严重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批判孔子和尊孔思想，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紧密相联的。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都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们都是吹捧孔子的。他们把孔子的反动思想当作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贩卖“孔孟之道”，妄图以此毒害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林彪更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吹得神乎其神，不仅把它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来源，而且还荒谬地给它贴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甚至把孔子的德、仁义、忠恕等说成是处理人和人关系的根本信条。这帮家伙，本来是不读

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可是却居然摇头晃脑地谈论起孔子和仁义道德来。很清楚，这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他们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反对革命，妄图复辟，也就要求效法他们的老祖宗，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传播剥削阶级反动的政治思想，腐蚀群众，征服人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为孔子辩护，也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批判孔子和尊孔思想，决不只是历史界和哲学界的事情，而是和我们每个革命者有关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对于识破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反动谬论，清算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十分必要的。

批判孔子和尊孔思想，是上层建筑斗、批、改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上层建筑。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相当顽固地存在着。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阻扰和反抗。这些东西，往往可以从孔子的反动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而这种反动思想总是成为旧势力反对革命新生事物的工具。这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屡见不鲜的。拿文化教育战线来说，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劳动镀金”、“变相劳改”；从“有教无类”到“全民教育”，这些从孔子到刘少奇、林彪所散布的反动思想，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教育

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思想武器。彻底砸烂这些禁锢人民头脑的精神枷锁，才能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也就必须对孔子和尊孔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批判孔子和尊孔思想，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相反，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则腐蚀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毛主席历来十分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我们注意研究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辨别它们代表哪一个阶级，属于哪一条路线。错误的思想，要通过辩论和批判，才能克服。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只有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作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批判“尊孔读经”时就指出，不把反动的旧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联系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状况，重温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使我们更加感到亲切。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不是还把孔子说成是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利益、增进人民幸福的思想家吗？不是还把孔子打扮成“帮助乱党”、“袒护乱党”、颇有点造反精神的政治家吗？不从这些错误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怎么能够发展呢？

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热烈响应十大提出的战斗号召，学习十大文件，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更加深入持久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胜利！

（原载《北京日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

批判孔子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 一场阶级斗争

俞 形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当前各地正在开展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就是贯彻落实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两千多年来，如何对待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从来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他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竭力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反对社会制度的变革。他提出了一套反动的复古思想和政治主张，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要恢复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度，恢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他极力鼓吹“剥削有功，造反有罪”的反动理论，把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说成是“犯上作乱”。他拼命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上台七天就捏造罪名杀害了代表新生力量的少正卯。他为了论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合理性，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君主、圣人创造历史的唯

心史观。他把人分为“上智”和“下愚”，并且认为“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就是说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分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认为“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奴隶制是上天的安排，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他自己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也说成是奉上天的使命。很清楚，孔子的反动思想是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表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不甘灭亡和垂死挣扎。因此，它可以适应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一切反动派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镇压人民、反对革命、进行复辟的思想武器。这就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狂热吹捧孔子的根本原因。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以至疯狂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们都不只一次地抬出了孔子的亡灵，为孔子大唱挽歌，大演其“尊孔朝圣”的丑剧。**“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利用孔子作为维护反动统治、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反革命的精神武器。

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不遗余力地吹捧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里肆无忌惮地贩卖“孔孟之道”，并在解放后亲自前往曲阜孔庙“朝圣”；林彪更声嘶力竭地叫嚷：“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個，就是妄图用“孔孟之道”欺骗人民，腐蚀人心，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他们的许多反动观点都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孔子宣扬“生而知

之”，林彪则鼓吹“天赋之才”；孔子把人分成“上智”与“下愚”，认为“圣人”、“君子”是天生的统治者，林彪则标榜自己是天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孔子及其徒子徒孙都极端鄙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林彪则把干部参加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污蔑为“变相失业”、“变相劳改”。林彪的很多反动思想都渊源于孔子。他把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改头换面，冒充马克思主义。为了识破和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所以，批判孔子与贯彻落实十大精神是一致的，是深入批林整风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猛烈地冲击了旧的传统观念，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荡涤着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但是，必须看到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比较大，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反动思想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阻力。这种反动思想还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着我们。不管是读过他的书还是没读过他的书，都不能说没有受到这种反动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在当前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有的同志在严肃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面前，调和折中，态度暧昧；有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新生事物看不惯，不支持，甚至反对；有的同志至今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缅怀过去，留恋旧秩序；如此等等。这些不能说都与“孔孟之道”的影响没有关系。我们如果不

在头脑里肃清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反动思想影响，不去掉一切剥削阶级的肮脏东西，就不能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跟不上时代飞跃的步伐。所以我们必须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同孔子的反动思想彻底决裂。孔子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冰炭不相容的，和我们党的性质、任务是格格不入的。不破不立。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深入地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反动思想。这对于打破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焕发革命精神，发扬敢于反潮流的精神，促进世界观的改造，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党必须重视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必须重视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要求。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往往利用旧的思想影响，腐蚀人民的灵魂，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我们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彻底战胜他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所以，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解放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的革命：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有力地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前进。特别是毛主席亲